

文化视点

□简默

到生活中打一口深井

——我的定点深入生活记

苦嬗变。

枣庄是全国18个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也是山东省唯一的一家，而枣庄的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发轫于徐庄镇。徐庄镇地处枣庄市东北部，山亭区东部，与临沂市的平邑、费县接壤，属沂蒙山区的一部分。全镇总面积180平方公里，是枣庄市辖区内面积最大的乡镇；总人口6.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7万人，下辖42个行政村，233个自然村，耕地面积3.3万亩，人均0.7亩，人多地少。深处大山中的徐庄自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民主政权建立后将土地交给老百姓，老百姓一心跟着共产党走，老百姓一心跟着共产党走，到1980年分地到户，又到1992年在这儿敲响全国荒山拍卖第一锣，直到2008年率先在全国探索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颁发全国第一张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成立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合作社和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所，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徐庄镇紧紧围绕土地所做的探索和改革，是全国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的典型样本和真实缩影。

三

我是去年10月10日正式来到徐庄镇开始定点深入生活的。当时，我所在单位枣庄市文联的领导会同山亭区委宣传部和山亭区文联的领导，先带领我到徐镇党委、政府做了交接，阐明了我此次定点深入生活的缘由、打算和意义等，我做了表态发言，表示将珍惜中国作协提供的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扑下身子沉潜到农村最基层，与农民朋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及时捕捉他们的喜怒哀乐，深入了解他们的心声，争取全面掌握第一手的生活素材，努力完成定点深入生活任务，为下一步的创作打好基础。

随后，在徐庄镇党委、政府的安排下，我落脚到了湖沟村。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以湖沟村为根据地，开始了我的定点深入生活。这之前，我没有一天农村生活的体验与经历。反复多次出现在各种履历表上的那个遥远的乡村，只是埋下祖先胞衣的抽象符号，是我生命中一个陌生的驿站。巧合的是，我现定点深入生活的湖沟村，与那个遥远的乡村仅仅隔着一座大山。终于有一天，我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山顶俯瞰着对面山洼里的一个个村庄，那儿属于临沂市一个叫费县的地方，正是我的故乡。我惊讶地发现，故乡原来并不遥远，是我的脚步和心灵疏远了它。

湖沟村由5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有村民1192人，这儿被起伏的山峦夹峙，距离徐庄镇驻地9公里，仅有一条近年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连接着外部世界，却无公交车通向山外。她仿佛被遗忘了，但正是这儿，革命战争年代，曾经驻扎过八路军115师司令部，留下过罗荣桓、陈光等将师的足迹；改革开放后，也曾敲响过全国荒山拍卖第一锣。

湖沟村虽然偏僻闭塞，但自然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宜人，白天看得见真正的蓝天和白云，夜晚看得见硕大的星星和月亮，一口口山泉常年在山间欢快地奔跑歌唱，跑着唱着就汇聚到了一起，成为一条溪流下了山，出了村；四周群山环绕，不远处泉崮山巍然耸立，仿佛一位峨冠博带的君子，亿万年默默不语，眼中却饱含泪水凝视着这片热土；山

我是一个专业作家，每天的工作是创造精神产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有限的生活“老本”被吃尽了，匮乏的记忆“库存”被挖完了，我开始将自己关进书房，凭着想象“造车”。我手中的笔滞涩了，仿佛无源之水，勉强挤出的也是无病呻吟，我陷入了焦躁和痛苦的泥淖之中，觉得自己不会写了，到了“简郎才尽”的边缘。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采风活动，我选择的采访对象是山亭区国有山亭林场护林员张延喜。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来到林场，走进张延喜陈设简陋的宿舍，攀着摸入墙体的钢筋爬上瞭望哨，看到了他日常储水的水窖，也看见了他赖以照明的蓄电池，又跟随着他去巡山看树，这一切的艰苦、眷恋与坚守，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是我闭门造不出来的。望着面前张延喜行进中的背影，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生活远远大于想象和虚构。正是在这种新鲜、兴奋与激动促使下，我创作了散文《看大树》，被《人民日报》头题刊发在“文眼聚焦”栏目，引起了较大反响。我尝到了甜头，暗暗决定有机会再去深入生活。

去年开年中国作家协会继续组织作家实施定点深入生活专项活动。作为一项引导创作、鼓励作家贴近现实的扶持政策，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得到了中宣部的直接支持。至2014年，该项目已进入实施的第5年，在5年来的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宣部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每年都将其列入中宣部工作要点。该项目注重的是申报选题的价值、作家的创作实力及其定点深入生活计划的可行性，要求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为贴近生活现实的县级以上基层单位。

经过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评审委员会评审，报请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批，全国共有50位作家入选2014年定点深入生活名单。我和我的选题忝列其中，这也是枣庄市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二

我申报的选题是到山亭区徐庄镇定点深入生活，拟创作反映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的长篇小说《命根子》（暂定名）。我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中国农民的一生，始终与土地有着血肉交融的不解之缘，土地就是他们的爹娘，是他们的命根子。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以后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直到现在，农民们对土地的憧憬、渴望与亲近一直没停止，社会各层面围绕着土地进行探索和变革的脚步也一直没停止。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人与土地的历史。当前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土地撂荒弃耕，留守农村的老幼无力耕种，今后农村土地怎么种、找谁种，都成了摆在面前的棘手问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加快包括土地流转在内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迫在眉睫。而表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以近一个世纪农民与土地难舍难离的关系为主线来结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反映出时代的复杂变迁，心灵的痛

上巨石峥嵘，姿态各异，侧柏、松树点缀其间，一眼瞧上去绿意葱茏，养眼洗心；道路两旁板栗、花椒等经济林木密密匝匝，次第延伸向山间，遮天蔽日。

我住在湖沟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办公室。一张简朴的床，一套基本的铺盖，面前是一张陈旧的桌子，桌上摆着一套广播设备，不时地村文书徐宜新老大哥会借助它向全体村民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声音回荡在5个自然村上空。

与我做伴的还有省旅游局派驻湖沟村的“第一书记”张伟。他是省旅游局下派的第三批“第一书记”，早我半年来到湖沟村。我到时央视正在热播反映“第一书记”工作和生活的电视连续剧《马向阳下乡记》，张书记和他的同事们都是拥趸该剧的“粉丝”，他们一边看一边对照琢磨着自己帮扶村庄的发展。能够与“第一书记”邂逅于湖沟村，是一个巧合，更是一次机会。走村串户之余与张书记交流，也使我了解了“第一书记”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认识和了解了农村。

四

在徐宜新老大哥的帮助和陪同下，我根据事先确定的思路，围绕着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每天紧锣密鼓地走村串户，先后采访湖沟村民30多人，他们中有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有现任村“两委”成员，更多的是普通村民。我一次次地走进他们家，与他们在院中共话家常，也走进他们的劳作现场，听他们倾诉酸甜苦辣。从解放前的土地改革、建国后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田到户再到荒山拍卖，一桩桩往事裹挟着那些时代特有的气息纷纷来到我眼前。

我也发现，每天我在路上碰到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村民，青壮劳力十分少见。经了解才知道青壮劳力大都外出或到外地金矿、铁矿和煤矿打工去了，或去城里干建筑队去了，留下了家中老人和老婆孩子。由于村民们意识薄弱，缺乏远见，加上贫穷等原因，这们的孩子坚持读完高中甚至大学的很少，他们无法通过接受完整系统的知识教育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绝大多数年轻人热衷于中途辍学外出打工，等到他们老了干不动了，很多人又回到了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最终能够在城里扎下根的极少，城市留给他们的只有劳累、疲惫与伤痛的记忆。我还了解到湖沟村由于村集体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壳村”，而像这样的“空壳村”在徐庄镇42个行政村中就占了40个。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村的普遍现实，如今来到了湖沟村，我对此才有了切身体会和真切感受。在湖沟村民中55岁是一个界限，55岁以下的男性大都外出打工了，只有5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才留守在村庄，因为他们出去打工基本没人要，他们也可能是乡土中国最后一代真正的农民，依旧对土地怀着对待爹娘似的深情。这与我们许多作家笔下的农村大相径庭。我们的大量所谓与乡土有关的创作仍然站在城市的立场上，矫情地表达着农村是其精神家园，并以此为“标签”和“卖点”，这是想当然的“伪主题”，是欺人欺己欺世的伪创作。现实生活中，农村青年一旦通过考学

等途径成功离开农村，一辈子就会彻底逃离农村。他们到城里工作安家之后，习惯了城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哪怕回农村住几天都会不习惯和不乐意，这时他们最想做的是割断与农村和土地的联系，从语言、思维、饮食到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

随后我来到土山村，重点采访了土地流转大户张凯华。6年前，他亲手领到了全国第一张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合作社和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所也在徐庄镇成立。他和他的合作社率先以流转后的土地使用产权抵押向银行贷款，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和发展林果产业，被有关媒体称为有望引领中国第四次土地革命。但现在，由于决策和经营中的失误，他却负债累累，合作社濒临解体的边缘。在他拼力建成的合作社大楼的阳台上，在他空荡荡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我们一次次地交谈，他向我敞开心扉，几度哽咽无语，让我思考了许多许多，关于中国农业的趋势，关于农村致富带头人的素质，关于对现代农业的扶持与反哺……

我来到七里河村和葫芦套村，重点了解八路军115师在这儿英勇战斗和进行土改的情况，记录了罗荣桓等将师的一些鲜活真实的往事。

其间我还赶上了湖沟村党支部换届，全程观察了整个换届和投票过程，第一次近距离地了解了当代中国最基层政权的产生，也了解了村级政权的政治生态和运转情况。

五

在采访中我更多思考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在我看来，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历史阶段，都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适过程，生产力的低下呼唤着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关系的变革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其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改变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他还指出，文艺工作者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定点深入生活让我真切地感受和体会到了这些，也让我在创作“山重水复”之时走出书房，摒弃盲目“造车”，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火热而丰富的现实生活向我敞开了——一扇扇创造之门，我的笔下不再滞涩，它因为接纳了大地的气息，也因为河流的滋润，而重新纵情放声歌唱，迎来了“柳暗花明”，阳光灿烂。

我仍在继续定点深入生活，我不知道明天我会了解到什么，但它们对我将来的创作无疑都是原汁原味、新鲜生动的养分。

生活仍在继续……

我忘不了村民们那一只只热情粗糙的大手，更忘不了他们那一双双饱含期望的眼睛……

我愿到生活中打一口深井，这是良知使然，更是责任召唤。

徐倩： 用诗歌点亮人生

书友茶座

□王昌卫



她创建了中外诗歌经典QQ群，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摘要名家的诗和写诗的心得，发表在群里供广大诗友交流学习。她在群里经常剖析自己和诗友的诗，她高兴的时候写诗，失落的时候写诗，诗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就是我市80后女诗人徐倩。

近日我对徐倩进行了采访，她向我说起了她与诗的经历。徐倩说：“因为诗我曾痛哭一个下午，因为诗我曾高兴地半夜不睡觉。”为了向“大家”学习写作，积累素材，徐倩自费订阅了大量的报刊杂志。诗友们寄来诗集诗刊摆满了她的书桌。她还养成了见书就买的习惯，一次她在路边书摊上看上几本喜欢的书，身上钱不够，很尴尬。卖书的人说没有关系，她又怕第二天卖书的不来，打电话让家人送钱去。徐倩说：“每天的读书、写诗，在QQ群里和诗友们交流让我过的很充实，充满了希望。”

起初，徐倩写诗歌仅仅为了开心打发时间，可渐渐地，她爱上了诗，离不开了诗。在文友和老师的指点与鼓励下她深深感受到写诗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事，不是单单为了自己快乐那么简单。她想让更多人感受到诗歌的美丽和生活的诗意。

我惊叹徐倩充满了坚韧的力量和无所不在的诗情画意。我问到她的梦想时她说：“让现代诗走进枣庄，让枣庄现代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诗歌在枣庄地区永远的繁荣下去。”她很坚定地说：诗歌在枣庄是孤独的，好像她一样孤独。所以她会努力寻找枣庄爱诗人。

徐倩这个80后女子靠着自己的执着追求，把写诗的快乐与大家分享，让诗歌的魅力重新绽放。作为同是80后的我既敬佩又感动，祝愿她的梦想早日实现。

榴
周
·
文
化



在湖沟村原党支部书记徐宜朴承包的板栗园里采访徐宜朴



与徐宜新一起来采访湖沟村老党员



在七里河村采访老人们